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三

鉅大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邱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九歲

美

一

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浪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教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

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幕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陁國親行

第六

二

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卽就曰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

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蛇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

第六

三

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

淵秀十四驅鳥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
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
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
祥皆以額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
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驥邊滅却卽今是
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
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
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
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
請庵于西華閣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
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
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
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
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
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

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
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
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
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
地是沙門眼偏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
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
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
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
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
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輶轡鑽到
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
卷六 四
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
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
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
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

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梁生招箭
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
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
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啞啄
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

刹刹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
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
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
放去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
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廩奴曰如何是賓中
主師曰相逢猶莽齒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劍氣燦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
髓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
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
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

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
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
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
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
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匱
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
分塔於鄆峰西華謐大悟禪師

潭州大鴻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
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疑事逐理融等
干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
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
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
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真
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
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燦開

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上堂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鎚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寥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閻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

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上堂渺邈邈十方該括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寥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駭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閑弄閑弄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顛頽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

是也是楊廣失駱駕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

禪云

七

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鎌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鎌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栗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襍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旣逃

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聾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聾頭禪撞著聾頭如鐵

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淛東鍊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演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卽便爲人又

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鎗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般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卷六
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鴻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日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威音

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粗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卷六
九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眾向佛殿上毎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

塔下蹲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卽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覩面相呈也須一鎗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慕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

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峰雲辨禪師本郡人依闡之瑞峰草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踰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

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
十三從藥師院宗辨爲僧詣大慈聽習乘依
靈巖徽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卽
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
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披之師乃曰吾
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
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
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
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
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
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圓
悟順寂師卽東下屢遷名刹由虎丘奉詔住
臯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
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賣茶上酒樓一雙爲
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

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
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
月良鄰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
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碎囁囁付叮嚀嚀
你且道他叮嚀囁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
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
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
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爪師曰問
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
向鐵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爲你諸人
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兜力雖窮法轉
新拇指破開天地闔地頭顛落鬼神驚僧問
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
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鑊
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研槌

撩飪飪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頂分丫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環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閻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研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鵠鳩觜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

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燭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錐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鷗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峰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晝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

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

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

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

集

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

三

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

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錐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

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柰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

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

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

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

集六

古

兮翠藪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饅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讚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

閻維設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

明鑿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

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冒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

第六

三

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臨安府中天竺一庵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

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徒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華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荆華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偶拈

提師拈罷頌曰秤鉢搘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慄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旣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鴻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十六今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

磨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
守謂此道場久爲蟲膳囊橐非名流勝士莫
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
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
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

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堅拂時釋迦老子
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
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麼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
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
過出家依慧日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
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
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
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
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

題六

七

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這
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
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
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阜
一日入室悟舉德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
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
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叅究忽然有
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
差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
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
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
後於廬山棲賢閣浮山遠禪師創執論云若
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
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
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

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妻至佛未審叅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

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逃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鷺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

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鍼人莫道鴛鴦好毛

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覩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暎安立蹄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叅叢席宣和庚子同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

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
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
幾因舉袍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
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
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

禁

九

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
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
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
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
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
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
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
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
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

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
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
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
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
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
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
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
棒遂高聲召大眾曰驗上堂日日東出日
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
忽然捩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
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
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
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
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
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

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
捷六 趕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

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

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

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

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鈍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眾衆舉首師曰

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廊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龍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

知劍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

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以手
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

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閣八
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

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

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

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

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

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

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

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

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

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

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
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
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
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

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
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園悟於
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
醉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

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

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

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顛

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樞密徐府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

休去

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貌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

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頸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誇他好公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

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透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
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颶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

眼中沙

集六

三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墮煩惱是愚癡起滅

之時須要會鵠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嬖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

却有箇方便遂令紙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懶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

第六

三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

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旣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敘所

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搊破憲紙鑑卽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

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裏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喚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兩打梨華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橋戶迎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娘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筆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

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
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
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
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
羣僊聚會共酌迷倦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

樂六

美

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
發太古之音某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
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
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
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六月復僧上
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處相宜一年
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
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
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
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鐫鉸停音鉢盂

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
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
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
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
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頽綱迷倦酌變爲甘露

樂六

美

瓊漿步虛詞飜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
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
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
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
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

樂六

美

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
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
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
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
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卽舉槊殘之血皆白乳

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概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

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柱杖向空中攬曰攬長河爲酥酪鰣蟹猶自眼搭眵卓一丁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嘎

音釋

嶷鄂力切音逆詩 捶五故切音 餉闔各切音
屬大雅克岐克嶷 滂誤斜拄也 脱音託餅
膾徒得切音 特且更切答去 痿陵之音
釐婦無 眇食菜曰瞷 聳聲視不移也 痿陵之音
天也 浪郎宕切音 眇浪暴也